

云五  
著

我会有这样的爱情……

全世界在我眼里这时分为两半：

一半是她，那里一切都是欢喜、希望、光明；

另一半没有她，那里一切是苦闷和黑暗。

——列夫·托尔斯泰



# 永不 永不说再见

YONGBI  
YONGBUOSHUO  
ZAIJIAN

你怕一样东西，你恐惧它，所以你想战胜它，你会努力；你恨一个人，你想报复他，你也会努力；然而所有这些，都比不上爱所能带给一个人的力量，那样持久不息。

中国妇女出版社

你有没有体会过，  
在海拔四千一百米的高峰，听一个人说我爱你的滋味？

治愈系人气王 **云五** 冬日温暖呈现

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终其一生，也不过是期望爱人，与被爱。

IT'S YOU, ONLY YOU, IN 5 BILLION.



云五  
著

果再对不去，不未

云五，著 著

和 著：彭紫强

# 永不 永不说不再见

YONGBU  
YONGBU SHI BU  
ZAIJIAN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不, 永不说再见 / 云五著.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80203- 857- 8

I. ①永…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5266 号

---

永不, 永不说再见

著 者: 云 五

选题策划: 张 婷

责任编辑: 贾秀娟 张 婷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http://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

开 本: 150 × 23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80203- 857- 8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 Contents

目录

## 第一章 似是故人来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001

## 第二章 所谓注定不过笑话一场

作为一个替身被人爱着，作为一个替身被人深爱着，大概是所有恋爱中最悲剧的那一种。

033

## 第三章 拿一生偿还你

回忆是一件可怕的东西，它存在于你的脑海里，不知何时会突然冒出来；更可怕的是，你慢慢地发觉，许多过去的事，随着时光一并流逝——明明是你并不愿意忘记的事，却越来越难以想起。

071

## 第四章 五十亿人中，是你，只有你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终其一生，也不过是期望爱人，与被爱。

102

## 第五章 那一轮新月酿成的酒意

管你再怎么强调你无心之失，你并无此意，都不可能扭转时空让一切重头再来，于是这一切理由都变得于事无补。

世间事并无如果，只有结果。

138

## 第六章 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着这结局

时间是医治一切的良药，即使曾共同度过那些年少的日子，即使曾显得那样犹豫、期盼——原因其实很简单，不甘心曾付出的迷恋、信任，却被人玩弄于股掌，所以徘徊踟蹰，走不出这困局。等真的到来时，一切如云开雾破，才恍然曾狠狠捂住的伤口，骤然放开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痛。

166

## 第七章 爱要留到最美的地方说

西方谚语说 Every family has a skeleton in the closet，字面上的意思是家家壁橱中皆有一个骷髅，其实是说每个人都有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区别只是有的人藏得深，另一些人藏得更深。

199

## 第八章 谁画下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

你怕一样东西，你恐惧它，所以你想战胜它，你会努力；你恨一个人，你想报复他，你也会努力；然而所有这些都比不上爱所能带给一个人的力量，那样持久不息。

230



## 第一章 似是故人来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来。

贝菲，花名贝阿三，轻度“自虐游”爱好者一名。

换言之，她是户外探险爱好者，正式职业：旅游记者。

毕业时找第一份工作，人事经理瞟了她一眼说：“本来我们今年都不准备招女生了，不过看你体育 100 分，应该没问题……”野长城探险这种入门级的活动自不必说，长白山 120 公里终极徒步她也咬牙忍了下来。每年有八个月以上的时间是在深山老林里跑，这样四五年累积下来，居然也做成业内的半张王牌级选手。

所以尽管在公司资历比她长，职位和工资却比她低半截，大学室友兼死党的习容容也毫无怨言：“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方少自己都说你一个人顶三头牲口——哪个资本家不喜欢你呀？”

所以两年前她跳槽来方圆天地的时候，上司苏晚和老板方非尽都笑得合不拢嘴。前者以比市价稍低的价格把自己闲置的另一间房租给她住；后者特地在员工条例里增加了一条内部推荐奖励。习容容因为挖贝菲过档有功，还拿到五千大洋的内推奖励。

方圆天地自身是一个综合性旅游服务网站，主要服务是提供旅游方案，以及折扣酒店预订、机票预订等。贝菲所在的倾城之恋栏目组正是提供特



色旅游介绍的栏目，常挑选一些并不出名且别具特色的景点做专题。栏目建立初期便考虑到可能有许多偏重探险的景点，显然贝菲的到来极好地解决了此项难题。习容容常笑她没出息：“人家做旅游记者你做旅游记者，人家去三清山避暑中环血拼拉斯维加斯赌博，你去湘西探访没开采过的溶洞——你就不觉得心理上有落差？再看看你这块破手表，多少年了也不更换，表面裂得像蜘蛛网，也不知道找方少赶快申请一块新的？趁着公司并购的合同还没签，赶紧抓住机会找苏姐签字，万一换来的老板死抠门，你就得自己掏腰包了！”

“两千三百五十八块六毛呐！”贝菲哀嚎一声，颇心疼地瞅着这块户外运动表的残骸。东西用久了便有感情，即便表盘毁得已看不清分针秒针，她还是一修再修直到修无可修。

恋旧，习容容常说她就这点毛病不好。

不过想想习容容说得也有道理，贝菲赶紧到网上搜她想要的几种型号——同款的早已绝版，现在的户外表功能层出不穷，指南针、温度探测和潮汐显示各种功能一应俱全。贝菲正忙着比较参数，办公室的门被急急地拍开，酒店分销部的小平头探进来，一看到她，脸上堆着的笑容漫溢下来：“阿三，今天忙不忙？”

这笑容真让人发毛，贝菲斜睨过去：“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爷又有啥事啊？”

小平头灰溜溜地钻进来，陪着笑把手上的一份文件递过来：“我就知道阿三姐最聪明，我这还没开口呢，你就知道我找你有点事……”

贝菲接过文件挥了挥：“别给我戴高帽，你们酒店分销部的一找我，准没好事！再说了，我有老到让你叫姐的地步吗？”

“姐是尊称，尊称，代表我们部门上下对阿三你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

贝菲一个白眼翻过去，有话就说，有屁快放，哪儿这么多毛病？把文件倒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和盛世连锁酒店的分销合同，小平头连忙解释：

“盛世连锁酒店的盛总，上午就是不肯在明年的合约上签字，点名要你去和他谈。你说我们要不要跟方总说说，让他打个电话给盛总？”

“打电话给方总——要打你早打了，干吗还找我呀？”

“这不是看阿三你和方总熟么？”

贝菲白他一眼，方非尽和贝菲的房东兼领导苏晚关系颇为密切，已是公司尽人皆知的秘密，连带着对她也照顾少许，可现在是什么光景？内线消息说，公司被凌厉实业并购的合同马上就要签字了，方大少正不爽呢，现在去找他，嫌自己命长？

“合同留下吧，”贝菲哼唧一声，“明天的早饭，黄杨路上粤色的香菇鸡茸粥，我和容容一人一份！”

小平头鞠躬又作揖地退出去，习容容瞪着他的背影怒道：“不知道那个盛遂波是个流氓啊？盛世连锁有什么了不起的，暴发户，有两个臭钱了不起啊？酒店分销的那群人也真是，每次都要你帮忙，帮着帮着就成了你的义务！现在想和我们合作的酒店多了，何必巴巴地求着盛世？”

贝菲不以为意地笑笑，酒店分销部的人其实也没经常来要她帮忙，不过公司去年和盛世续约时遇到麻烦，正巧贝菲路过，盛遂波架不住她一杯接一杯地劝酒，晕乎乎地签下合同。想来是去年给盛遂波的印象过于“深刻”，今年故意来找茬儿的。她不以为意地笑笑：“现在到处裁员降薪，如果新老板只看数字和业绩，他敢冒这个险吗？”

习容容看她满不在乎的样子，忍不住哀叹道：“阿三你真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水电煤气十项全能——哎，你要是个男人，我第一个报名来嫁给你！”

“这句话我从大一听到现在都快听吐了！”

习容容正准备说些什么，看贝菲朝她摇摇手指，拨了个号码，声音顿时腻得要出水似的：“盛总吗，我是贝菲呀，方圆天地的……盛总一定是贵人多忘事，不记得我们这种平头百姓……听说盛总对今年的合同有些疑问？不如挑个时间咱们出来聊聊，盛总对合同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给



盛总解释到清楚明白为止……”

从桌上的小化妆镜看到脸上“妖娆”的笑容，贝菲自己都差点掉了一地鸡皮疙瘩。挂上电话后看到习容容战战兢兢地问：“阿三，你不会是准备……美人计吧？”

贝菲扒拉两下乱糟糟的刺猬头，咧嘴嘿嘿一笑：“就我还美人计，盛遂波的品位也太独特了吧？”

习容容不放心，嘟哝了一句：“我还是打个电话给苏姐或者方总吧。”贝菲耸耸肩，跟习容容挥挥手道：“约的是酒泉商务中心，那里的几个经理和我熟，不会出事的！”

进了电梯习惯性地看表，抬起手腕方想起手表早已报废，她忍不住又慨叹一句谋生不易。

盛世连锁，盛遂波——贝菲狠狠地踹了电梯墙角两下，三十二面的玻璃柱电梯里映出她无数张朦胧的脸孔，带着些微狰狞：“老虎不发威，你当我 Hello Kitty！”她对着电梯的玻璃棱面使劲搓搓脸蛋——须知再可爱的 Hello Kitty，也属猫科动物，和老虎同宗！也不看看如今什么经济形势，以前是我求着你混口饭吃，你没事往我胳膊上摸两把我也就当走路被猪蹭了，如今居然点名欺负到老娘头上来了！

酒泉商务中心坐落在婺城最大的城中湖镜湖的西侧，远远地看到门口停着一辆看起来很是拉风炫目的车，牌子是别摸我（BMW），不用想也知道是那位喜欢抖富的盛老板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钱呀，贝菲恨恨地想，上了五楼的VIP雅座，远远地看到盛遂波摆着个甚是自命风流的 Pose 在那里，便一步三扭腰地走过去。

“还是盛总的车开得快，我好不容易花公款打一次车，还是跑不过盛总的宝马！”

盛遂波笑容可掬，伸伸手招呼她过来：“听说菲菲今年升了职，工作肯定忙吧？哪天有空，我们去镜湖北面那条车道上兜兜风？”

菲菲，呸！老娘的名字也是你叫的！明明心里诅咒他晚上和小强来个法式热吻，脸上还得堆出灿烂的笑容。盛遂波的脾性她去年是见识过的，品味未见得有多么出众，身价也未必多高，典型的暴发户土包子，兼之好色无厌，以为抖出香水名包，天下女人都手到擒来。她以前诧异电视剧里对着暴发户发嗲的女人很没档次为什么会有市场，现在才知道，原来越是没档次的言行，才越对这种没档次的人的胃口！

于是挤出对盛遂波的身家和风度都十分痴迷的梦幻眼神，辅之以对现今工作又苦又累还不挣钱的轻度抱怨，盛遂波体贴地安慰有加。这样一杯一杯地下去，盛遂波便挥挥手笑道：“菲菲，听说你们公司要被并购，最近大环境不好呀，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要是做着不开心，不如考虑换个地方……”

“上面的事，哪轮到我有想法？”贝菲抿嘴轻笑，按铃要侍者过来，一边向盛遂波道，“我也知道大环境不好呢，到处都在裁员，只能提高自身，这行不能做就做那行。前一阵我还报了个培训班，学鸡尾酒调制的，要是万一裁员，我还有个一技之长。盛总平时都喜欢喝些什么酒？”

盛遂波摆摆手笑道：“鸡尾酒，那是你们这些小女孩们喜欢的东西，男人嘛，要喝就上白的！”

贝菲蹙眉嗔道：“还准备调给盛总试试呢，我除了在上课的时候调给老师试过口味，还没在外面调过呐。我最近刚学的这一种，感觉特别适合盛总的型！”盛遂波便诧异道：“哦？菲菲你给说说……我是个什么型？”

当然是衣冠禽兽型！贝菲在心里暗唾，却满面笑容地接过侍者递过来的白兰地、兰姆酒和柠檬汁，甜甜道：“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么？盛总最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了，我学的这种酒，就是看起来最最温和，喝起来最醉人的那一种。如果不是知道盛总酒量好，怎么敢在盛总面前献丑？”

她变戏法地把冰块和几样酒依次序倒进摇壶，用大拇指按着摇壶的密封盖，左右摇晃，学得跟赌场里的伙计摇骰子似的，再从盘子中捡起高脚

玻璃杯，正往里倒酒，忽传来一阵平稳的脚步声。盛遂波一拍桌子便嚷起来：“你们怎么做事的，我今天不是把五楼都包了吗？怎么还放人上来！”

侍者诚惶诚恐，尚不及解释，远处已走来一位身材颇长的男人，步履从容，人未到，声先行：“听说今天五楼有人包下来了？”

一举手，一投足，尽显大方风度。若不是颐忌形象，贝菲险些吹出一声口哨来，想她阿三也是宠辱不惊笑看帅哥花开花落了，却不曾见过今天这等成色的极品！

身旁盛遂波早变了神情，财大气粗的颐指气使转眼间变作诚惶诚恐，老远就伸出手来迎上去：“原来是凌少，凌少今天准备在这里做东吗？”

凌少？贝菲再定睛一看，耳中顿时警铃大作，头上布满黑线，空气中有乌鸦徐徐飞过——装死，一定要装死。

天下最不能得罪的人是老板，而比老板更加不能得罪的人，是未来老板。

方圆天地已经被现任老板拍板卖给凌厉实业，内部确定的消息是凌厉实业的执行董事凌千帆过几天就要过来签合同。贝菲低着头，盼着盛遂波千万不要和这位新上司太熟，谁知这人越是怕什么，便越是来什么！她斜着眼偷觑过去，凌千帆略显疑惑地望着盛遂波。盛遂波稍带尴尬，正欲自我介绍，凌千帆恍然大悟：“盛世的盛总吧，听说上个月在上海又开了家分号？当时忙着公司在婺城开张的事，也没来得及去凑个热闹，兄弟的错，兄弟的错，盛总不要见怪。”

盛遂波顿感受宠若惊，谁都知道凌氏的少东是出名的谦谦君子，俊朗面孔玲珑手腕，要是和他交上朋友，人脉方面是大大有利；要是得罪于他，恐怕很多事情办起来都有阻滞。去年某地产论坛上他和凌千帆有过一面之缘，没想到凌千帆竟然记得，盛遂波自然是受宠若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握着凌千帆的手连连请他过来坐。

是不是应该借一招尿遁呢？贝菲两手紧握着手中的酒杯，寻思现在盛遂波一定忙着结纳凌千帆，她这种小虾米算什么？她偷偷抬首瞄过去，凌

千帆正和盛遂波谈到婺城酒店业的发展，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阵势。她正琢磨着如何开溜，不料凌千帆的视线正好转过来，朝贝菲略略一扫，唇角似有微嘲：“我这……打扰盛总了吧？”

盛遂波满面堆笑：“哪里哪里，凌少不是正在收购方圆天地吗？我名下的酒店，一直和方圆天地有合作，今天约了在这里谈续约，所以才包了五楼，想安安静静地把这桩合作谈得久一点。凌少要是有什么安排，只管开口就是了，不用和兄弟客气！”

变脸快过变色龙，这就称兄道弟上了，贝菲恨不得揭下他脸上那层皮，脸上却堆着笑容道：“凌少好，我是方圆天地倾城之恋栏目的贝菲，今天酒店分销部的同事有点急事，所以我帮忙拿合同过来和盛总细谈。”

凌千帆视线落在贝菲攥着的那杯絮黄明亮的鸡尾酒上，倏地来了兴趣：“你会调鸡尾酒？这一杯……是 SCORPION？”

贝菲微愣着点点头，正准备装作一时不慎把酒杯打翻，凌千帆已探手端起酒杯，迎着光左右品鉴。“调得不错，”他又转过头来向盛遂波笑道，“到婺城后一直也没来得及去拜访盛总，小弟先罚酒一杯！”

从脑子短路到惊愕，回过神来时贝菲差点整个人跳起来，却已经来不及撞翻那杯酒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未来的上司，一仰头把她精心调制的这杯天蝎宫，喝了一个滴不剩。

苍天啊大地啊，你不是故意来玩我的吧！我还没来得及和新任上司套词呢，你就先这样摆我一道？

偏偏她的这位将来式的主上，出名的好长相好手腕好风度，完全无视她的惊恐，淡定从容地将高脚杯倒转过来，以示他对盛遂波的看重。沿着杯壁残留的半滴絮黄汁液，凝在杯口处，纹丝不动。

末了他还侧过脸来朝她轻轻一笑，眉梢微扬，眼角含笑，随时随地不忘散发吸引下起十八上至八十的女性的费洛蒙。

贝菲看着凌千帆那张堪比桃花的脸蛋，再没了以前看娱乐八卦品鉴帅哥时的花痴，只剩下惊恐和……

那杯鸡尾酒里，可被她一不留神，加了点料啊……

一定要赶快把凌千帆带走，要是让未来老板在人前出丑，她就算上辈子是猫投胎有九条命也不够用吧？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她的处分，等凌千帆以后和她秋后算账也不迟。当务之急，是要把凌千帆赶紧带走！

背着手伸进帆布挎包，熟练地按了几个键，把MP3功能打开，铃声传出来后她笑容可掬地躲到一旁做接电话状，两分钟后笑容可掬地跑回来：“凌少，刚刚方总打电话给我，听说你在这里，说有点紧要的事情找你。正好我也要过去找他有点事，凌少方不方便让我搭个顺风车？”她又不好意思地朝盛遂波点点头：“盛总真不好意思，合同先放在你这里，签好了打个电话给我，我让同事过来取好不好？”

有凌千帆坐镇，盛遂波当然不好为难她，惋惜到口的熟鸭子就这样飞了，更惋惜的却是没能趁此机会好好地和凌千帆攀上交情。

贝菲转头又向凌千帆投过一个谄媚的笑容，极力压抑因见到帅哥而在心中乱撞的小鹿：“凌少不介意的哦？”

似凌千帆这种八卦周刊的封面常客，当不至于这么没风度直接拒绝女士，果然他笑得和煦从容，极绅士地站起身来替她拎包。和盛遂波告辞后，贝菲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一路到停车场都在琢磨怎么坦白从宽争取宽大处理，突听凌千帆问：“你有什么事要单独和我谈吗？”

贝菲没刹住脚，差点撞到凌千帆身上，但见凌千帆温眉煦目，唇角微噙笑意：“三十分钟前我还和方总在打斯诺克，照理说他没什么急事要找我。”

凌千帆眸中含笑，唇弧微弯，却隐着锐利的狡黠，叫她无所遁形。横竖都是一刀，贝菲昂起头来，硬着头皮笑道：“凌少，你说是车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当然是人命重要。”

贝菲一把从他手里抢过车钥匙，推着他进副驾驶座，手忙脚乱地帮他

扣好安全带，旋风般地发动跑车——都说凌千帆爱车如命，红色的法拉利跑车，被她这个菜鸟一阵胡开，凌千帆肯定杀她的心都有了！

贝菲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不敢侧过脸来看凌千帆的反应：“凌少，你在婺城买的别墅是在心湖苑吧？”

“嗯……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等会儿我再和您解释，要杀要剐随您便，现在您别发脾气，我去年才拿的驾照，而且从来没上过路！”

她双手紧攥方向盘，还抽空侧头偷觑凌千帆两眼，长得好就是有优势，连揉眉心的动作都这么魅惑。

“你还会调鸡尾酒？”

贝菲心一惊，差点打错方向盘，定定神后回答他：“是。”

凌千帆轻摁着眉心，微笑道：“调得不错。”

沉默半晌后他又开了口：“不过盛遂波名声不太好，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听前台说他在七楼定了套房。”

贝菲手一抖，猛地踩上了刹车，凌千帆扣着安全带，仍借着惯性往前稍冲了一下。贝菲错愕地看着他：“凌少……凌少的意思是……”

盛遂波会订房间是在她意料之中的，他点名叫贝菲过去，什么心思她会不知道？可是……难道……凌千帆双眸不自觉地垂下，颜色淡淡的。“多长几个心眼总是没错的，我恰巧路过，听说是方圆天地的人在和盛遂波谈合同。以前在一个地产论坛上和盛遂波有过半面之缘，听过一些风传，况且我和方总也有些交情，”他三言两语，略加解释，后又扬眉笑笑，“你不是和盛遂波有合同要签吗，什么事情这么急着出来？”

贝菲二话不说，又发动起跑车一路狂飙，路程并不远，加之跑车性能相当不错，不到一刻钟就到了心湖苑。凌千帆竟一路微笑，并未对贝菲这不同寻常的举动表示任何不满。贝菲一时暗自庆幸，一时又担心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凌千帆泊好车后打开大门的指纹锁，回头问贝菲：“上去坐坐？”



明明是問句，口氣卻那樣篤定，貝菲眼珠子滴溜溜地轉了一圈，不免懷疑凌千帆對女性的態度真是寬容溫和到令人發指的地步，莫非……她心里這樣想着，狐疑眼神顯露無遺，凌千帆又笑笑：“你不是有事找我嗎？”

貝菲納悶地點點頭，跟在他身後進門，怯怯地說：“凌少，事先聲明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您會突然出現在酒泉，更不知道您會喝下那杯天蠍宮——我要是早知道，那里面下的就算是毒藥，我也絕對對自己喝下去不會讓凌少碰到一丁點的！”

凌千帆微一怔，卻並沒有特別驚訝，打開里面的防盜門換鞋後又撿了一雙拖鞋給她，半开玩笑地問：“你知道盛遂波名聲不好，所以加了安眠藥？”他按按頭後微微一晒：“難怪我頭有點暈。”

貝菲訕笑兩聲，堆起一臉諂媚的笑容，低頭縮肩做俯首認罪狀，偶爾抬眼偷覷他的反應：“不是安眠藥，是……治不通暢的那種，聽說一個小時內就會見效。”

凌千帆萬年不變的桃花臉上笑容終於崩裂，僵了五秒鐘之後不敢相信地問：“瀉藥？”

“呃……還是特效的……”貝菲點頭哈腰地賠罪，“凌少我發誓我不是故意的，盛總去年簽合同的時候對我就很有意見，今年他專門指名要我去簽合同，我就知道不可能全身而退了……”她一邊賠罪一邊左顧右盼——如果帥哥龍顏大怒的話，她只能以死表清白了，到底是撞牆好呢，還是跳窗好？

“不過我保證那只是瀉藥而已，絕對不會對身體造成任何損傷……”她低聲絮叨，回憶着中午买的藥到底有什麼副作用，語音還未落，凌千帆已經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衝向了衛生間。

來來回回衝衛生間三四次後，凌千帆已幾近虛脫，窩在沙發上有氣無力地喝着熱茶。貝菲在一旁小心翼翼地侍候着，端茶倒水，遞送點心，估計凌千帆若不是因為拉肚子而無法爆發，一定早把她撕成兩半。凌千帆請

的家政在冰箱里留了不少新鲜蔬菜和面条米粮，贝菲趁着他往返卫生间的这段时间，煮了一碗清汤面端到沙发前的茶几上，脸上谄媚依旧：“凌少将就一下，先吃碗面填填肚子吧？”

面条煮得很普通，三两片紫菜，六七颗虾米，加上四五点红辣椒，简简单单，这是她多年来赖以生存的唯一之技，不知道帅哥会不会嫌弃这碗清汤面太过普通？

不料凌千帆怔怔地望着那碗面，脸色忽变得极古怪，贝菲狐疑地盯着他老长时间，只见他怔忡不语，便在他面前挥挥手问：“凌少你不饿吗？”凌千帆这才如梦初醒一般，不自然地扯扯嘴角：“拉过头了吧。”他捧起碗，轻嗅小磨香油飘出的阵阵香气，似乎极享受的模样，隐约间又眉心轻蹙，带着极憧憬向往的神情——那神情好像这不是一碗清汤面，而是什瑶池佳酿、玉液琼浆。

“谁……教你这样下面条的？”

凌千帆轻声地问，望着她的目光似乎都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贝菲迷惘不已，又觉得那目光并不是投向自己的，而是穿过她的人，落到时光岁月之外。

心底虽诧异，贝菲仍老实答道：“没人教，自己捣鼓捣鼓，觉得这样做好吃呗。”

凌千帆哦了一声，点点头又低下头去，随后他便一阵狼吞虎咽，不出两分钟的时间便把一大汤碗面条一扫而光。

而贝菲则对着他风卷残云的场景花痴不已，差点口水都要下来。

“你居然给盛遂波下泻药？”

略显严肃的审问顿时把贝菲从花痴中拽回来，察言观色看凌千帆似乎没有太恼怒，她稍稍放心，笑道：“谁让他那么嚣张，仗着开了几家酒店就对我们呼来喝去的！”

估摸得罪未来上司的人间悲剧似乎并未发生，贝菲心底长舒了一口气，暗算盛遂波的那股暗爽劲儿又上来了，不过她随即想到这泻药最后的受害

者是凌千帆，嚣张的气焰稍稍收敛一些。虽然凌千帆是误打误撞，不过凭他在路上的提点，亦可见他是一番好心的。

其实工作上多多少少会碰到这种事，做老板的总是利益第一，谁会那么在意底下员工的死活？她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这位还没上任的上司，以前在她脑海里的印象，也就停留在八卦杂志封面上招摇的那张桃花脸上，没想到还是有些人情味的……少许的感动之余，她想起业内对凌千帆的评价，说他八面玲珑手腕灵活，跟着他的人都是死心塌地的——话里不免暗指他会收买人心。如果这是收买人心的话，贝菲想，大概她也会死心塌地地给这种老板卖命吧？

凌千帆听她直认此事，仍不免诧异，摇摇头自嘲地笑道：“我还以为你这么拼命工作，准备给你一个优秀员工奖呢……你就不怕得罪盛遂波？”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今天就是专门要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知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我一无权二没势，要是连胆子也没了，还不被他连皮带骨地吞下去？”

她口上说得简单，其实心底亦知今天是兵行险招。她赌的不过是盛遂波好面子，她若打死不认账，把责任推给酒泉商务中心，盛遂波也不能拿她怎样。如今做酒店的谁没有两把刷子，更何况酒泉走的是高端商务路线，盛遂波还不至于为了玩一回女人，去得罪酒泉的老板。

“那你的合同怎么办？”

贝菲微有些得意：“我才不怕呢，以前是我们求着他，往后可就是他求着我们了！”

“哦……怎么说？”

贝菲看他话音颇虚，又给他盛了碗面，凌千帆慢慢地吃着面条，一边听她说：“以前方总不肯用家里的关系，所以我们路子少，能合作的酒店也不算多。不过从去年开始，我们能选择的合作对象已经不少了，当时公司是看中盛世做连锁，所以才想签下来，这样以后盛世连锁的规模扩大时我们合作的范围也能加大。现在不同了，凌少你家旗下也有不少酒店，肥